

妇贤

■孙汉俊



资料图片

王美荣，自幼被一王姓夫妇收养，23岁时嫁给项城市郑郭镇侯庄村的王福贤，58年已过，为人不拘言笑的性格未改，与邻为善的秉性不移，亲朋故旧从无纷争。58年间，王美荣侍奉残疾婆兄，孝敬守寡婆婆，颐养被遗弃的养母，护理偏瘫丈夫，这期间还抚养4个孩子成家，一路走来，福气沾身不多，贤惠则名副其实。

婆兄王设，长王福贤两岁。因患小儿麻痹症、脑瘫等疾病，后遗症严重，步履蹒跚，十指蜷曲、不能自由伸缩，且口齿不

清，涕、涎不能自己，一日三餐勉强自食，无劳作能力。几十年如一日，王美荣对残疾婆兄不离不弃，大集体时劳动、生活再紧张，王美荣夫妇没向政府伸过手，没要求过救助；包产到户单干后，王美荣夫妇没把兄长当负担、推给社会，一日三餐同食，四季服饰随时令供应，共同生活至终。

养父母无亲生子女，一子一女均属抱养。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世道处在由乱到治的转折期，百姓生活困顿，喂养孩子的艰辛可想而知。待到养女嫁人，养子娶妻生子，看到养老送终的指望要变成现实，王氏夫妇自认为苦尽甘来，深感慰藉。谁知在丈夫亡故，自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自理困难后，王母竟被养子舍弃，时年81岁。王美荣夫妇不抱怨，不张扬，不诉讼，用架子车把养母拉到家中，让其与亲生母亲同床共寝、同桌吃饭，一同孝敬8年，养老送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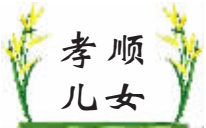
王福贤10岁时父亲病逝，母亲赵氏守寡熬儿，辛苦自知。小儿成才，中学毕业就在村办集体企业当购销员，走南闯北，成为街坊邻居羡慕的名人；媳妇漂亮贤惠，踏实能干，厚待残疾婆兄，赵氏老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逢人就夸儿媳的好。王美荣处处体谅婆婆的艰辛，从做媳妇的那一天起，就从婆婆赵氏肩上接过家庭的重担，稳稳地走过半个多世纪。50多年如一日，婆婆看家照顾孩子，媳妇起早贪黑田间劳作，婆婆烧火，媳妇做饭，寻常人家，百姓生活，其乐融融。婆婆上了年纪，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王美荣尽力奉养，始终如一，赵氏终老102岁。

送走残疾兄长，埋葬了两位年迈老人，王美荣夫妇完成了尽孝的义务；儿女也已成家立业，了却了抚育的责任。儿孙绕膝的王美荣没有懈怠，擦干思亲的眼泪，再挺腰身，计划着自己多多承担责任

田里的农活，让因尽孝久困家中的丈夫腾出手来，出去打工挣点辛苦钱改变一下家庭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日子仅过了两年，王福贤得了脑梗塞，腿脚不灵便，后来大部分时间都要坐在椅子上，从屋内走到院里都需要扶持。目前这样的生活已有12个年头，但王美荣逢人不诉苦，仍然笑口常开，也不给孩子添麻烦，事事自力更生，12年如一日陪同丈夫左右，尽力化解丈夫久困家中的烦恼，悉心料理他的衣食住行，两人相敬如宾。

2016年夏天的一个上午，笔者来到王家。两间明显破旧、红砖红瓦的东屋是住房，一间经烟熏火燎、门窗四壁发黑的北屋是伙房，院子靠西有几畦菜地，院子南边是东西向出路，没有院墙的王家在村里显得异常简陋，和周围邻居的楼房、平房院落相比，尽显生活的窘迫。看到我，坐在院中椅子上的王福贤费力地想站起来，我急忙上前劝住。王美荣正在厨房准备午饭，沾着两手面迎到门口和我打招呼，说是闺女送来几条小鱼，晌午叫我别走，在这儿吃鱼，声音依然洪亮，笑容可掬。谈起时下的生活，王福贤口齿不清地絮叨着：“恁大娘好，真好！”

2000年冬，笔者探访百岁老人，曾慕名来过王家，亲见王美荣夫妇与二老一兄相处，其乐融融。从2000年到现在，16年间，王美荣这点一般人做不来的寻常事儿，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很想宣传出去。真正写成文章了，命什么题又犯起难来，用些孝顺、爱心之类的词汇虽说名副其实，但总感觉太俗气，表达不出王美荣对这个寻常家庭的不寻常奉献，给一家老少带来的不寻常的福分。思量再三，还是就地取材，用其夫之名“福贤”的谐音，此文就取名“妇贤”吧。



接来父母过暖冬

■李群学

随着气温骤降，冬天隆重登场。周日早上我刚起床，哥就打来电话：“我家通暖气了，咱回家接爸妈吧。”放下电话，来不及给睡懒觉的儿子准备早饭，就匆匆和哥一起回乡老家接父母。

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好，却执意不肯进城跟哥一起住。只是每年冬天，哥家里来了暖气，就一定接父母来过冬。起初父母也是死活不愿意在哥家长住，说的不习惯住单元楼，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其实他们是不想给儿子添麻烦。

为了说服父母，哥说：“白天我们上班，一整天不在家，交了取暖费却让屋子空着，多浪费啊……”小侄女也撒娇说：“我想每天都能吃到奶奶做的饭。”节俭的父母心疼取暖费，也想照顾宝贝孙女，再说冬天地里也没有什么农活，就同意了在城里过冬。这几年，每年入冬哥就把父母接来，过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父母就着急上火、坐卧不宁，闹着要回家，说该忙地里的农活了，再不让回家就要急出病来。哥拗不过他们，只好把他们送回乡下老家。

我和哥到家的時候，父母已经收拾好了要带的东西：换洗的衣服、自家种的大葱大蒜、自家果园里的苹果……我们把东西装上车，父亲去跟左邻右舍道别。在院子里听父亲跟邻居说：“儿子家里送暖气了，非要我们去过冬，等过完年天气暖和了就回来……”母亲则一直在跟弟妹交代：“记得给狗喂食，晚上一定要关好鸡圈的门，家里有啥事就打电话，有空进城了就来家里……”母亲揉着眼睛说：“想着一冬天都不回来，还真舍不得走哩。”父亲笑着说：“娃让咱进城享福，你却舍不得丢下这破家。”父亲嘴里安慰着母亲，却不住地回头看离得越来越远的家。

来到城里，父母顾不上歇会儿就开始忙碌了。母亲在厨房和面剁馅包饺子，说要好好给我们做顿饭。父亲则收拾阳台的窗户，说天冷家里一定要密封好……两位老人忙碌着，却不让我们插手帮忙。母亲说：“我们平时忙碌惯了，最怕闲着没事情做，我和你爸来了，以后你们下班回来就好好歇着，等着吃现成饭……”

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看着一家人融洽亲热的样子，我心里荡漾起温暖的涟漪。冬天是个寒冷的季节，能把父母接在身边一起过冬，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有亲情温暖的冬天，一定不会冷！



2016, 充实并快乐着

■翟国胜

2016年的日历簿，只剩下单薄的几张。回首渐行渐远且永远不会再相遇的2016年，心中颇有感慨。

2016年，是我退休后的第一年。由于工作需要，我退而未休，留在单位继续从事自己熟悉且喜爱的政研和文字工作。面对组织的信任，我激情满怀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青灯黄卷终不怠，老夫抖擞写新篇。

由过去负有一定责任的所谓的“头儿”变成了“无官一身轻”的“老头儿”，我轻松地自然地实现了角色的转换。每天心无旁骛地从事文字工作，谋篇布局，推敲词句，沉浸在字斟句酌的快乐之中。尤其是上半年我还参与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天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代拟稿)的起草工作。能有机会参与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我感到很荣幸。

在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之余，我还经常写点自己喜欢的文章，或散文，或论文，或诗词，或消息，不拘体裁，有感而发。这一年我先后在《中国农垦》《河南日报》《周

口日报》《周口晚报》等报刊发表了16篇文章。尽管已不是初次发表作品，但当每次看到自己的作品见诸报刊时，那种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按照自己所订计划，我坚持每月读一本书。茶余饭后、节假日，我经常遨游书海，穿越时空，在书中畅游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结识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人物，和哲人对话。读书不仅让我增长了知识，更让我陶冶了情操，在浮躁的当下心态变得更加平和。

这一年，我有机会先后到了北京、陕西、昆明等地。每到一地方，我都要以诗词的形式记录自己的足迹。“天安门前观升旗，沫若故居叹冷清”，“民族村里赏民俗，滇池湖畔听鸥鸣”，“梦中几饮延河水，而今亲吻宝塔山”，尽管平仄上不是太讲究，但敝帚自珍，自己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很喜欢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名言：“一个人可以不当诗人，但生活中一定要有诗意。”

这一年，我被河南省政协聘为文史资料撰写员。我的散文《羊喻三说》在2015

年度河南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评奖中获二等奖；《党员的责任永不退休》在河南省委组织部、河南日报社联合主办的“不忘初心，重温入党誓词”征文活动中获二等奖。文字为我赢得了荣誉与尊重。

回眸2016，充实并快乐着；展望2017，我憧憬着这种生活的继续。

